

敬花同桌

陈春兰 著

Schoolmate

花城出版社



敬花同桌

陈春兰 著

schoolmate

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警花同桌

陈春兰著.

(同学一场)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4. 4

ISBN 7-5360-4318-X

I. 警 ...

II. 陈 ...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9279 号

责任编辑: 谢日新

技术编辑: 易 平

平面设计: 王惠敏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肇庆星湖大道)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375 1 插页

字 数 240, 000 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 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318-X/I·3464

定 价 17.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陈春兰，女，1982年12月生，2003年毕业于某省公安院校的刑事技术系，常用笔名为一笔，曾几次在地区的作文竞赛中得奖，大学校报部记者，中队的宣传委员，有《情系刑技》、《善待奶酪》、《走进你，我无悔》等多篇文章发表在校刊上。

QQ:52310708

邮箱:BD ning meng @tom.com

内 容 提 要

本书描述某警察学院一群青春靓丽的预备警花的学习生活，三年来她们令人啼笑皆非的经历：身体弱却要经受近乎残酷的体能技能训练；胆子小却要与狰狞可怖残缺不全的尸体打交道；情感丰富却要过苦行尼似的日子；因性别歧视要面对就业难的压力……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情荏，向读者展示了她们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身为女性的她们或许不适合警察这一个职业，用人制度的局限性以及就业难的现实，使这些对未来充满憧憬的预备女警官与失业撞了一下腰，于是，苦苦守候了多年的警察梦即将破灭……

目 录

1. 一次不同寻常的军训	(1)
2. 什么都在转折中	(44)
3. 亲情在点滴事件中闪光	(65)
4. 如此广告为了谁	(77)
5. 忙并快乐着	(89)
6. 成全两颗心	(112)
7. 时尚校园	(142)
8. 爱会不堪重负	(183)
9. 大专生的苦恼	(208)
10. 实习·名副其实的警察	(231)
11. 海尔身不由己	(281)
12. 以大半生的幸福做赌注	(292)
13. 成败被一个分数划分	(312)

1. 一次不同寻常的军训

二〇〇〇年九月份的今天，晴空万里，G城市的一所公安学院的停车场里，泊满了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车，有私家车，公家车。偶尔也会有的士停在最边边，不过很少。那些车像春天里盛开的百花，在众人的注视下争姿斗艳卖弄高贵……

海尔是少数打的去的新生中的其中一员，不过与别人不同的是还没到校海尔就被跟随来的叔叔叫下了车，说是要步行去学校好熟悉周围的环境！她不同于别人，她来自一个偏远山区的小镇，而这些日后将成为她的队友的人则大多数是来自大城市的“千金小姐”和“贵族公子”，他们可以有车接来送去，海尔只能自己搭公车回去。

下车的地方刚好有一个公共汽车站，熟悉这里环境的叔叔告诉海尔，车站前方的几百米处就是她梦寐以求的大学。海尔睁大双眼，看着刚才还是宽大的公路慢慢变成了瘦小的弯弯曲曲的水泥路，十几分钟前还是繁华的大城市突然间变成了大片的荒山和农田，荒凉得几乎比不上自己的家乡。海尔忽然间有一种“受骗”的感觉——本以为终于可以置身于大城市去感受一下只有电视电影中才能看到的都市生活，不想却从一个小镇来到了另一个小镇！

身边不时有豪华的小轿车飞过，海尔一边望着荒山农舍，一边望着车里边陌生的城市中人，内心第一次感到失落，她开始懂得为什么父母一直叫她认真读书将来考进大城市，为什么姐姐会不遗余力地铺平她想走的路。但不管怎样，她都应该感到庆幸，因为她终于实现了那么多年以来的梦想，这是她们一家的喜事，

大事，父母为此高兴了好久，深深的皱纹也像是舒展了不少，姐姐更是高兴得不得了，几天前就在不断地为海尔准备进大学后会用到的东西。

“到了，这是正门，你可要记住了喔。”叔叔一路走一路为海尔介绍。

海尔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抬起头望着这扇在草丛和树堆中露出的校门，有点失望，因为它的小，因为它的简陋，因为它的单调也因为它的毫不气派。幸好有校门正上方那一个闪闪发光的警徽，才使海尔有了走进去的勇气和动力。

进得校门时，眼前出现了一条十几米宽的沥青路，路的两边种满了花草树木。哦，心目中那条宽大的马路又出现了，海尔为这突然间出现的奇迹激动不已，原来简陋的校门里面藏着这么体面的校道，那么美丽的景色！校园很大，里面有假山有小河，有花香有鸟语，再往前走就是宽阔的操场和齐全的训练馆，这条宽大的校道就像一只多功能的大手延伸到校园里的各个角落，身穿警服，精神抖数的预备警官们两个一排，三个一列地就行走在这样的路面上。

“我会喜欢这里的。”海儿自言自语道，“虽然她荒凉，但这里有我的梦想，有我崇尚的警察生活。”

报完名后，学生会的师兄师姐帮海尔领全各种床上用品后，又带她去到领衣服鞋帽的地方。

“我该怎样从老师的手中接过那套神圣的警服呢？”想到这些，海尔就忍不住一阵激动。

“呵呵，在想啥呢？”海尔还沉浸在激动中时，负责发制服的老师已按她的身高等把衣服鞋帽都配齐了。

“老师，怎么我的衣服和师兄师姐的……不同？”

“用心训练吧，一个月军训过后，考试合格的话就可以领到像他们穿的那样的警服。”

海尔不解地望着叔叔，叔叔也笑着点了点头，却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于是，海尔就这样似懂非懂地跟着师兄来到了自己被分到的宿舍——406室。

宿舍里早已挤满了人，只有海尔的床位是空着的，她把东西往床上一扔，也不急着去铺床，就这么傻乎乎地打量着她的这群舍友——个个都由父母陪着，个个都白白嫩嫩的，而且都穿着标了牌子的衣服，他们的父母好年轻好时髦喔，看上去和她们像兄弟姐妹似的，为什么我父母他们的头上却长满了白发，额上也爬满了皱纹？为什么我就不是由爸爸妈妈共同陪同来而后再一起坐在床上说着贴心的话？看着转身离去的叔叔、爸爸和姐姐的背影，海尔知道，答案是一早就有了的。爸爸妈妈只不过是边远小城镇里的一对很普通的农民夫妇，他们没有车，即使能够弄到车，他们也不会开。但她觉得她应该比任何一个人都要感到满足，因为她爸爸陪着她坐了整整十几个钟的卧铺车才把她送到这里。这一路颠簸不容易啊，想到这些时，海尔就开始静静地铺自己的床，这些小事根本就难不倒她，她从初一开始就离开家人在学校过独立的生活，类似的事情也不知道重复着做了多少遍。宿舍里的女孩全都投来敬佩的目光，好像会自己铺床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连他们的爸爸妈妈也投来了赞许的目光。海尔默默地承受了，她觉得这些目光是对她懂事的肯定。但她又觉得，这些目光不免有点儿夸张：这些小事算得了什么？对于一个农村里出来的人来说，八九岁就已经会做家务，要跟大人一起下地干活了。

这时，有人的父母要走了，跟着，那些爸爸妈妈就都相继离开了，宿舍里开始空了下来，静了下来。

海尔重新打量起这个自己将要生活三年的空间：整个宿舍摆了五个床架共十个床位，从一号床到十号床依次是——江雪，韩茜，野玫，津津，姚晴，陈海尔，许梦茹，周琳，肖云和饶然，

占了整个刑事技术大队二十个女学员的一半。因为还很陌生，又刚刚离开家别过父母，心情比较难受，于是，各个干脆就坐在自己的床上，把头埋在拱起的大腿边想着各自的心事。

“师妹，马上换好刚发的迷彩服，穿白袜子，套解放鞋，戴迷彩帽，十五分钟后到39栋男学员宿舍楼门前集合，记住，不许迟到，只许早到！”九九届的一个师姐扔下一句话后就走了。于是，刚才还是安安静静的宿舍顿时又慌乱起来，大家都忙着翻箱倒柜，把刚才发的东西拿出来换上。海尔此时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她发现自己带的袜子均不是白色的！这时，肖云走了过来，递给她一双新的白袜子叫她快点换上。海尔也顾不了那么多，说了声谢谢后就换上袜子跟在舍友们的后面跑向39栋。

当她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39栋宿舍楼前时，男学员已经排好队等在那里了，海尔她们几个女学员傻傻地站在外边，不知该站到哪一个队伍中去——个个都穿着同样的衣服，戴着同样的帽子，差不多一样的身高，就连脚上穿着的都是统一的白色袜子套解放鞋。她们也不知道喊“报告”，个个都涨着一张红脸低着头望着自己的脚尖。

“以后迟到要打报告，经允许后方可站到队列中去，现在，你们看看自己的胸卡站回到自己区队的队伍后面，由东往西依次是零零刑技一区队，二区队，三区队。”身穿警服的中队长一脸威严地站在队伍的前面。

海尔和前五个床位共六个女孩被分在了了一区队，其他四个被分在了三区队。她们静静地站在队伍后面，听着中队长念在校期间每一个人必须遵守的校规队规。

“天啊，以后该怎么活？管得那么严！”生性毫无拘束的海尔还没听完已被吓得冷汗直流，虽然一直都在重点中学就读，但她还是没能学成乖乖女的好形象，因此，制度对她来说无非是一张网，让她感到压抑和不习惯。可是，这毕竟是公安学院，实行的

是军事化管理。中队长说过，不管你习不习惯，既然你选择了这所特殊性质的学校，你就必须适应这里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殊管理。“入乡随俗”嘛，进到这样的大学当然必须遵守这里的校规！

回到宿舍时，个个都在叫苦，完全没有了初时的陌生感。海尔跑到肖云的床边，把刚买的一双袜子放到她的手上，一连声地说着“谢谢”。

肖云是海尔进大学后最先熟悉的人，她出生在一个四周被海环绕的城市，爸爸是一个鱼场的场主，妈妈是小学教师，富裕的生活，一天到晚供应不断的海鲜，把从小生活在海边的她包装得又白又胖。她爸爸妈妈刚离开时，海尔看见她躲在被子底下偷偷地哭了好久，可就是这么一个娇气的女孩子却那么细心和乐于助人，这让海尔好生感动，她觉得，她应该好好照顾肖云，尽管肖云整整高出了她一个头，年龄也大过她，但在生活经验方面，自己可以无愧地当她的姐姐。

第二天，是公安学院新生军训的开始。

天刚蒙蒙亮，嘹亮的军号声就响遍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在家睡了整整一个暑假懒觉的舍友，此时睁着红红的眼睛，听着起床的军号声，却都只是在床上伸了伸懒腰，没有半点要起床的意思。

海尔在心里默默地数了三下，便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见有人开了头，那些躺在床上挣扎的娇小的身躯才开始慢慢地拱了起来，直了起来，跟着，宿舍里便响起了一阵杂乱无章的声音：脚步声，说话声，笑声，水声，牙刷碰撞口盅的声音……海尔是最先完成清晨进行曲的人，她于是干脆就站在一边看着在另一边忙忙碌碌的舍友们，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十个人一间的宿舍不嫌小，可是里面的套间却显得过分的拥挤——一个厕所，一个冲凉房，一个只有1米宽的洗衣台，在早上起床和晚上冲凉的这两个高峰期更显出“中国人口过多”口号的正确性。不过这样的清

早进行曲真的很有趣，拿错别人的口盅，溅湿自己或别人的衣服，抢占水龙头的打闹声等在清晨里带给她们的愉快心情，足以让她们享用一天。

昨天来通知她们去集队的师姐姓曹，是刑事技术大队女学员的负责人，听消息灵通的舍友说，曹师姐的散打技能很棒，曾多次参加省里的散打比赛，而且她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还对整个刑技大队的女学员管得很严，所以有曹师姐在的地方，大家务必要小心行事。

尽管大家都早有准备，406宿舍的全体成员还是亲自领略了一次曹师姐的“威严风范”。待她们一个个等齐之后才嘻嘻哈哈跑下楼时，曹师姐已经一脸严肃地站在那里了，旁边站着另外一个宿舍的十名新生，个个都一声不吭的。

“笑够没有啊？笑够了的话就一字排开，每人十五个俯卧撑，做完后，打报告，经允许后才可以回到自己的队列中！”

果然“名不虚传”！不过是第一天嘛，用得着那么凶吗？平时没有受过委屈的舍友此时颇为不满，她们一边嘀咕，一边涨红着脸趴在一边做“俯卧撑”。

“别人都说，‘刑技的女学员像个宝’，我想，我们必须改变一下观念，在我们学校，你们应该把自己当成一棵草，绝对地听从负责人的指挥，顽强地支持下去！今天是军训的第一天，念你们初来乍到还不懂规矩，暂且罚轻点，如有第二次迟到，绝不仅仅是十五个俯卧撑那么简单的事！不管你们是觉得委屈还是记恨你们的师姐，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的严格要求下你们能真正成为了一名合格的预备警官……”

曹师姐的教训虽然很严厉，但海尔听后却很激动，想不到，要成为一名“预备警官”这么难！

海尔她们排成了两路队被带到了39栋宿舍楼下的空地上，三个区队的男学员像昨天一样，早就排好了队候在那里。曹师姐

宣布解散后，她们才敢相继排到本区队队伍的后面。不一会儿，海尔所在的区队被一个帅气的军官带到了训练场上，接着，其他区队也被带到了各自训练的场所，于是，长达一个月的军训生活就在这一刻真正拉开了序幕。

带一区队的教官和海尔一样都是姓陈，二十出头的样子，高高的匀称的身材，一张帅气的脸上写满了朝气与男人特有的味道，说话时，眉宇间又透露出一股军人特有的气质，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这一群第一次和军人接触的花季少女。

“我姓陈，从今天开始，我将和你们这个区队一起经历一个月军训生活中的风风雨雨，希望在今后的一个月当中，我们能成为互助互敬的好朋友，让这一段艰苦的军训生活留下美好的回忆……”陈教官的语气透着一股阳刚之气，笑容中不经意间露出的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和一个浅浅的酒窝，又具有无限的亲和力。

“好帅喔！”站在海尔旁边的韩茜一边拼命地鼓掌一边小声感叹道。

“不会那么快就陷入单相思的漩涡吧？”

“有可能喔，呵呵！”

韩茜是土生土长的G城市人，瘦长的身材，开朗的性格和前卫的打扮等处处都透露出都市气息。听说她的爸爸是一名船长，妈妈是一位医生，哥哥又是一间规模不小的公司的老板，家里富裕得差点连地板都贴钱上去！怪不得她一天到晚都抱着一些香喷喷的零食啃个不停。奇怪的是，她那么好吃却一点都不胖，面色也不好，反倒像五八年时吃不饱、喝不足的饥饿人员。这也许是因为她一整天要消耗的能量太多的缘故吧。打从海尔见到她的那一刻起，她就没有安分过，不是拿个呼啦圈在过道里转圈圈就是拿个篮球在宿舍楼下的篮球场里跑来跑去，精力旺盛得很。由于长期生活在大城市，见的世面广了，接触的人也就多了，因此，韩茜的胆子很大，性格更是开放，即使海尔开这样的玩笑，

她也毫不介意，反而嘻嘻哈哈地迎合海尔。

早晨的一个多钟很快就过去了，加上教官刚开始时的一番自我介绍占用了不少时间，一早上下来，也没学什么，海尔她们于是暗暗庆幸：军训也不过如此嘛！

不过，这样的念头只在她们的脑中延续了几分钟，解散后，她们被曹师姐带到饭堂，在规定的时间内吃完早餐后又被带到了训练场上，中间没有休息的时间，加上打早餐要排很长的队伍，她们连吃饭都是狼吞虎咽的。太阳慢慢升高了，九月份的G城市是这个省温度最高的地方，热辣辣的太阳光当头直射下来就像一个巨大的火炉，炙烤着训练场上的新学员，吸热性很强的水泥地板，更像是一锅滚烫的油，煎炸着穿薄底解放鞋的他们的脚，刚开始时的侥幸心理此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耳边回响着的只有教官的口令：“一二一，一二一……”

军训的第一个项目是“原地踏步走”，这是为跟着来的“站军姿”服务的。动作要领很简单，只要记住教官喊“一”时下左脚，喊“二”落右脚，再规范一下姿势就行了。因而，不用多久个个就都会运用自如了。紧接着，开始“站军姿”了，学员们像个机器人似的，挺着胸、直着腰，教官则在一旁不停地念着：“抬头，挺胸收腹，两眼直视前方……两手贴紧裤缝线……一个小时不动，两个小时不晃，三个小时不倒……”

三十分钟过去了，太阳慢慢爬到了学员们头顶的正上方。突然间，毒辣的太阳光，冒着热气的水泥地板，不听使唤的双脚，濒临崩溃的意志，把这些学子们折磨得大汗淋漓……姚晴两眼一黑，整个人便摇摇晃晃地倒了下去，站在她周围的队友们急于过去扶她，也没想到此时各自的双脚早已麻木得不听使唤，经这么一动，便都接二连三地倒了下去……

“站起来原地踏步！马上起来！”陈教官一边吹哨子，一边大声喊道，毫无商量的余地。

队友们无奈，只能艰难地站了起来，和着教官的口号声，踏了起来。说来也怪，原本还很麻痹的脚，经这样一踏步，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过来。原来这就是“原地踏步走”所起的作用！

“第一次站军姿表现不是很好啊，才站了这么半个钟就有人支持不住倒了下去，而且，动作要领极不规范，回去好好练习一下，准备迎接下次的挑战。”陈教官看了一眼累得两眼发昏的队员，并没有怜悯，反而尽是挑他们的不是之处。

“什么教官来的？没有一点同情心。”解散后，海尔轻轻抱怨道，不想教官却走了过来，对着女学员体贴地说：

“回去用热水泡脚，免得第二天说疼。”直把海尔吓了个半死。

她们在饭堂里一个有风扇的位置上坐了下来，叫了满满的一碟饭和几个菜，打算好好地慰劳一下辛苦了一整天的自己。可是，饭到嘴边却怎么也咽不下去，刚来时叽叽喳喳的舍友此时围坐在一起也只是瞪着丰富的饭菜发呆，没办法，她们的午餐就只能寄希望于那些冒着泡泡的冰冻的黑色液体——可口可乐了。

“姚晴，现在好点了吧？你刚才可是害人不浅喔，整个区队有一半的人为你而晕倒。”看着有气无力的姚晴，海尔一边关心一边打趣道。

“还好说，见我晕了也不扶紧我，害我的屁股跟着受罪！现在没事了，只是全身乏力而已。”

姚晴无论怎样给人看上去的感觉都是“娃娃型”的，弱小的身材，白净的皮肤，一张酷似娃娃的脸上长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眼睛一闭，微翘的长长的睫毛便勾引着别人的视线。她有着一副甜美的嗓子，会唱很动人的歌曲，双亲都是高收入的公务员的优厚条件加先天性的文艺细胞和后天性的培养和锻炼，又使她能够站上舞台伴着音乐声，旋出优美的舞姿。

海尔想不明白姚晴为何不选择音乐学院而选择了这里。看着

她那本应该站在舞台上的弱小的身躯放在了那么艰苦的训练场上，海尔就觉得可惜。

也许真的是不爱红装爱武装吧，海尔猜想。要不怎么会放下自己的特长不去发展而跑到这所学校来呢？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你会晕啊，要不，下次你晕之前先大喊一声‘我要晕了’，然后我就冲过去扶住你……”

“哈哈，别傻了你，真晕还能做准备是吧？回去休息吧，两点钟又要开始训练了。”

海尔好不容易把大家逗笑，又要赶着回宿舍午休，太辛苦了，不休息一会，下午的训练怎么吃得消？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这对于军训期间的她们来说已经是很难得的啦。

两点钟时，她们准时出现在了训练场上。这是一天当中温度最高的时候，连《地理》书上都是这样写的，但公安学院的学员们却毫不畏惧，面向着太阳斜射过来的西面，迎着火一般的阳光昂着头，挺着胸，笔挺地站在那里。

“希望大家严格按照我的要求，自觉把动作做得最好啊。”陈教官一边说，一边在队列里边逐行、逐行地走来走去，见到有双手不贴紧裤缝线的，就在地上捡一块薄薄的落叶要他夹稳，见有人脚没绷紧的，就放一个小石子要他夹稳，见到那些摇摇晃晃站不稳的人，便取下头上的大头帽倒转过来摆在他的头上……

“有些人怎么老让人感觉不和谐？”陈教官一边自言自语地在队列中踱来踱去，一边看着自己的“杰作”却并不感到满足。其实也是，也许是因为平时走路各自的习惯不同吧，使得很多人有微微的驼背，或是两个肩膀不在同一条直线上，站着时总给人一种歪歪斜斜的感觉。陈教官摸着下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随即便好像突然灵感来临，把正在“站军姿”的一区队的队员们带到了39栋宿舍楼前。

39栋前面是38栋，交通大队男学员的宿舍楼。靠着墙角，

有一条小小的排水沟，把39栋前的空地和38栋隔开了来，而且，靠38栋墙壁的那一边位置有限，只能容得下一般的人的大半个脚。陈教官正是看重这一条边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才把队伍带了过来的。

“你们自己找一个位置，面对着墙壁，按站军姿的要求站好吧。”教官一声令下，队员们赶紧找到空缺位置站了下来。教官也真够“绝”的，这一招“面壁思过”的方法也使得出来！不过这样一来就没人可以偷懒了，鼻尖就要贴着墙壁，脚后跟也被悬在半空中，稍不挺直腰杆就可能撞到墙壁，或朝后往沟里倒。

时间过得好慢啊，吸足了太阳光的墙壁往外喷着一股股高温气体，熏得队员们个个热汗直流。他们不敢前倾，也不敢后仰，连摇晃一下都不敢，而且，个个都全神贯注地站在那里，怕精力一不集中便会晕倒在水沟里，或是和墙壁来个“亲密接触”。

教官站在队伍的后面来回踱着，手里摆弄着哨子却迟迟舍不得吹。姚晴站在海尔隔壁，涨着一张通红的脸小声地向海尔诉苦，“报告，我要晕了，我真的要晕了。”只可惜，她只可以偷偷地嘀咕几声，队列里不允许说话，这是校规所规定的，最重要的是，她现在还没晕，而且看上去还精神着呢。

“我可帮不到你，如果你想试一下排水沟的宽度的话，我不介意待会扶你回去啊。”海尔对着姚晴扮鬼脸。从一数到一百已经数过几百次好几千次了，教官就是不记得吹哨子喊休息，说实在，海尔也快支持不住了，头晕脑涨，眼冒金星的，要不是碍于墙壁和水沟，晕倒的人当中肯定会有海尔的一分子，这样彼此逗着乐也是转移注意力的好方法。

收操的时间到了，看着渐渐降下的夜幕，教官不得不宣布收操。

406宿舍成员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腿回到宿舍，饭也不去吃，凉也不急着冲，便都躺在干净的瓷砖地板上一动也不动。